

習
苦
齋
文
集

習苦齋古文目錄

卷一

原心

哀蔽

憎僞

陷侯論

許遠論

復周芸皋師論文書

復曾滌生論文書

與張璧田總統乞師書

古文鈔序

情梅簪遺稿序

用恥楔序

古泉叢話序

謝穀堂算學三種序

釋達宜詩序

汪虛谷制義序

張茶農晦昨集序

陳唐甫詩賦文稿序

卷二

趙子鶴重訂類帖彙考序

寶硯堂硯辨序

訪粵集自序

說文檢字序

房師魏笛生先生七十壽序

墨林今話序

法相寺志序

崇文課藝序

崇文書院敬脩堂小課序

共勉錄序

董孺人家傳

倪烈婦傳

朱母王太宜人傳

紫峴先生傳

朱孝子傳

長豐山居圖記

游雲居山記

後游雲居山記

題後記

卷三

重修連州學記

代鎮粵將軍解壁記

陳忠愍畫像記

修張文獻公祠記

陽山縣脩文廟記

代羅學使楓嶺補種楓樹記

龍園記

佚

順投爲入比投不釋解

蟄蟲始振解

新安戴氏支譜書後

南阡訪碣圖書後

書蔡鹿賓集帖後

書蔡某數點梅花室圖後

潘理齋先生像贊

贈按察使僉事姚公手迹贊

肇羅兵備道柳溪王公像贊

楊竹坡先生像贊

考校四箴

卷四

蓄硯說

夢易說

雷說

書二忠

叱錢神文

書丁烈婦事

書羅提督軼事

書二犬

記夢

蜀石經毛詩殘本跋

潘星齋畫品跋

牧牛圖跋

楊清白先生行乞圖跋

祭姪文

家農南公行狀

李潤齋先生墓表

誥封一品夫人亡室金夫人墓志銘

習苦齋古文卷一

錢鼎 戴熙 醇士

原心

萬物生於天死於天心也者萬物也其爲體居五臟之一與萬物俱生與萬物俱死顧其爲用則能生萬物死萬物以一物生死萬物者惟天與心而已矣然而心能生死萬物不能不與萬物俱生死於天是故天壽心不壽老者曰是將死者也我壽之於未死之先於是長生之說興佛者曰是必死者也我壽之於既死之後於是託生之說興聖人曰是皆妄也不生不死而獨壽於上者天也一生一死一死一生而代壽於下者心也五百年而得一心焉代吾

心又五百年而又得一心焉又代吾心以心傳心體日故
而用日新故曰配天

哀敬

鄰人某好畜禽有異禽善鳴某親視其食息出則委諸僕以爲常某之婢惡其鳴伺主人出僕不在搥殺之爲奚所窺婢見奚窺則呼曰禽不知何自死奚故睚婢卽言婢言於僕僕又嬖奚乃入告其主母曰僕出禽適死主人行責僕矣主母盡爲主人言主母使僕出致禽死爲僕解主婦諾之入告其姑曰婦爲姑某事使僕出禽適死主人行責婦矣姑盡爲主人言姑命婦使僕出致禽死爲婦解姑又謂之主人歸母語之故主人瘞其禽而泣然而婢蔽奚奚敵僕僕蔽婦婦蔽母母蔽已主人終身不知也予居近廉待之誼不當告姑誌禽之所以死而哀主人

憎僞

東海有造珠者團粉米納諸蚌逾歲剖之儼然珠也玉人飾塔而易珠以售西山之富人西山之富人償之侵權其利殆倍玉人喜挾歸而貨於市市人曰此齊尼也然可居多與以金盡收之玉人藏其金三日色變化爲銅夫天下人汲汲焉日從事於僞者爲世之作僞者少而不知更多也余固憎世之以僞市者見其以僞市僞而快之或曰此特以物僞者耳以物僞者小僞也然則以物僞者猶不足憎也

留侯論

留侯韓臣也或曰非韓臣然而韓臣也韓之亡也侯以五世相韓爲韓報仇散萬金之貲募力士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中秦皇帝儼爲所擊殺秦不必不亡韓不必不興其誤中韓之不幸侯所無如何者也及項王破秦侯卽乘間說羽立韓公子成爲韓王力可復則復之後從沛公入關又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其意蓋爲韓力可衛則衛之至於羽不遣成之國卒殺諸彭城又侯所無如何者也侯固始終臣韓也雖然當羽殺成侯歸漢之日宜卽說漢王立韓後何以久不聞至酈食其請立六國後漢王已許之侯反以八不可沮其議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專

爲漢計絕不爲韓計何其前後牴牾至是哉侯亦漢臣爾
烏得韓臣竊謂不然天下者有成有敗有名成而實敗不
明乎名成而實敗成必同歸於敗侯之一請立韓明乎名
成而實敗也何以言之項王之以八千人西天下議起應
之楚勢強矣而秦勢未爲弱天下孰得孰失未可知侯於
是時請立韓益楚黨也黨衆者存漢王之困滎陽漢之不
亡如綏侯若於是時請立韓翦漢類也類盡者亡漢亡韓
能獨存乎韓不能獨存則亦適足亡漢而已矣此名成而
實敗之說也夫存韓足以存楚楚存韓可存則存之存韓
適足亡漢漢亡韓必亡不如不存韓以存漢而亡楚之愈
也且夫侯初欲存楚繼乃欲存漢以亡楚何哉此猶擊秦

之初心爲韓王成報仇爾然則留侯漢臣乎韓臣也世或
因侯有沛公天授之言遂疑侯以漢爲天興韓爲天棄故
輔此而棄彼此不知侯之心而其行事又有未易通者不
得已而神其說曰此天耳此天耳適爲反側者藉曰曷足
知侯也哉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
得沛公不得比於三代盛王何所據而知天必屬漢不屬
韓也使侯果爲天不屬韓而棄之則亦安足爲人臣也哉
讀蘇子論意有不盡復取其大者陳之

許遠論

安祿山之變張巡入睢陽城太守許遠自以材不及巡出其下共守睢陽年餘城陷先後死爲唐忠烈第一世稱巡遠可謂烈丈夫知言哉戴子曰張巡不世才許遠非其匹也雖然天下不患無巡患無遠方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楊朝宗合軍十餘萬攻睢陽巡一出獲其車馬牛羊再出斬其將拔其旗三出射中子琦之目子琦擁十餘萬勁兵抗數千疲羸之卒狼顧鼠竄不敢彎弓而東嚮當是時張巡名聞天下而遠僅治軍糧葺戰具以助巡不能爲巡所爲特爲巡所不屑爲耳然巡得盡力殲賊無內顧憂者以遠爲之後也嗣子琦復圍睢陽號王巨分睢陽穀

三萬斛運濮陽濟陰遠力爭不可得於是食盡士病而巡亦困矣設當是時巡不遇遠遇賀蘭進明輩爲太守巡前躡其後巡後跋其前危急存亡之際如箭鋒過隙不容一瞬立見成敗而儕輩不能爲助同功思忌同過思諉譸張變詐千態萬狀雖百巡不能爲役且遠與巡以官則遠差高以年則遠差長蹈媚妒之勢弭媚妒之迹一稟軍事於巡惟巡命是聽使巡出其奇謀祕算與賊角殺賊以萬計牽掣賊首尾蔽東南財賦之區以佐中興功雖不終後世稱守城者首睢陽固巡之才足自用於世耶亦遠之識有以知巡而用之也書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如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遠可謂休休有容具大臣宰相之度者矣材雖
不及巡與巡其功名傳後世而不朽奚愧焉嗚呼天下未
嘗一日無巡有巡而無遠類皆沈埋汨沒幽憂感憤以死
求才者輒曰無巡無巡非無巡也有巡而不能用也有巡
而能用雖無巡猶有亞於巡有巡而不能用雖有巡將柰
何是故有巡不如有遠且夫巡猶火也遠猶薪也火無薪
不烈有薪斯有火矣然則有遠斯有巡矣

復周芸臬師論文書

春初謹上一書尋奉手教知夫子有師母之喪驟聞誠驚愕無似熙雖居喪不敢不弔惟相去數千里恐不達旦暮望極來當一致奠酬比又奉夫子致朱同年彥甫書垂問益感愧書云近見賢爲彥甫作畫後題記天分卓絕似東坡臨川輒寄所著古文若干首命熙定之熙伏誦再四若素所習者然蓋真古文也然熙於古文淺不能置可否謹錄而藏書又云近時頗好爲古文賢亦宜治之又云古文與道爲緣爲古文當先去矜囂二字謹受教顧熙白奉諱後心若有創氣散不能聚惟思有感觸以發動其慚恨束禮不能觀無問其他如是累歲矣當俟心氣復稍稍治古

文雖然爲古文必治古文耶治之而必成耶治而不必成
庸詎知不治者之必無所成耶必得治而後成其所成者
庸有愈於其所治者耶雖然治而不成我於文庶幾無憾
也況乎不必不成耶所成者不必不愈於所治耶卽不成
卽所成愈於所治不猶愈於不治而不成者耶然則治古
文且偶然者抑熙聞之古文有法受古文法有師無其法
無其師不可治夫子師也旣教熙治古文矣請更授熙古
文法

復曾滌生論文書

滌生足下領到評李君墓表并論文書一紙足下評詞甚是感激無地評文細事直友難得某所心感激者在此不在彼也論文書謂某無意見故不存世俗周旋故態然則足下之直言亦某之虛衷有以致某於足下不可謂非知己而末乃云某之妄愈以彰公之賢既不周旋矣而復作周旋何失言言固宜爾然不足爲某道也昌黎云不知非笑之爲非笑也又云譽之則以爲憂毀之則以爲喜其造詣與其所遇之人皆與我輩異始有此語然某猶謂昌黎於文至矣至其所以待其文者猶未至大塊文章還之大塊特假我輩之手而發之筆其是削其非是非筆削而豈

有欣戚於其間哉某不知昌黎所喜所憂何爲也李君表
先生旣摘其疵矣今一遵先生竄易之其力所不及者猶
仍之敢求先生直筆改削完善非敢瀆也此文與他雜文
可存棄者異務求其不能焉必求完善付諸其人而後已
故不能無將伯之呼耳自分年將半百求道已晚若不誠
誠懇懇求一知道者而問焉則斯道將終不聞矣可不懼
哉區區之心所以陳於直友要與李君無與也

與張壁田總統乞師書

飛啓者城中自廿七日辰刻內亂兵勇變賊四路放火各
官紛紛殉難援兵已到者不知何往未到者音信杳然然
賊實不多或數人或數十人而已閣下威聲素著全城性
命所望者惟閣下火速進發得能開一綫生路則東南大
局尚可挽回第不止爲全浙生靈乞命也專此飛報戴熙
九頓首二月廿八日戌時

古文鈔序

崇山巨嶺亘數百里蒸雲霧沐日月巍巍峩峩熈爽瑄而
睥睨天下天下人之遊覽其間者隘目而視膚足而行意
之所屬神則留焉然不知其名不考其跡迂泛而過之將
熟視焉而終苦昧故善游者則挾前人圖經或其詩詠傳
說指其名而詳其跡然後退自爲記以實其所見夫周轡
體勢不考乎古昔人所傳亦非有不當顧必欲使記載出
於己之手非好異也蓋謂後之時或得再三游焉則將出
其所先得者以爲證仰而觀俯而憶某某者皆吾所先得
者也於是所厯益深所得亦愈多若云私意有棄取故自
爲記則不可嗚呼讀書者可以知所先矣僕以拙鈍之資

無嚴師畏友以相推挽而家乏藏書卽有一二亦未能讀
讀矣嘗不能已一卷又過而輒忘縱日擁書於其前喃喃
焉誦不輟呶唔之聲達牆屋終不能攬其全而挈其要若
并其所謂先得者而亦杳杳忽忽了不記憶幾何不與游
山者之不知其名不考其跡漠視昔人之圖經詩詠傳說
又退不自爲記再三游焉而若初未嘗至者等僕自今年
秋盡發平日所誦古文取向嘗熟習而其文尤謹嚴者手
錄數十篇又附錄古文雜體十篇其評點宗詒選爲多又
稍參以他說此蓋予之圖經也或告之曰古大家之文膾
炙萬口而映耀千古者殊不少矣子之所取無乃過簡乎
則應之曰僕誠知之蓋將有待道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醇士自敘

倩梅影遺稿序

妹氏名小玉幼耽吟咏開口無聲韻病若具宿慧者生十八年而歸山橋朱君閱一歲遽死既死家大人呼熙前曰大兒若妹居平惟俛首治女紅然察其心肝恒在詩今若妹心肝摧矣一二殘煤斷楮當尚存兒女子生十九歲而死得識幾字輒弄筆硯固宜不工雖然吾不忍棄之熙乞諸山橋得詩如干首手寫授梓妹氏甫嫁卽勝其妝樓之右側曰倩梅影更自號倩梅今刊其詩遂爲倩梅影遺稿云

用恥楔序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爲機械變詐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夫能有恥而後能用恥能知恥而後能有恥故中庸又曰知恥近乎勇人必有過過必可改恥者改之緣人必有私私必可克恥者克之其今終日營營退而自私覺瘡痍徧體身無完膚亦嘗自悔自恨悔恨既多求改求克展轉於心而終不能緣其督因因循循依然故我吾安知不久而復悔恨耶吾安知不悔恨而更自爲文飾耶吾安知不自爲文飾又充類爲之以自壯其氣耶是必至於無恥而後已可懼哉可懼哉自揣此身尚能知恥顧知恥而竟至於無恥是不能恥也所以不能用恥

者不能擴充其知恥之心也於是舉可恥之事擇其尤切於余者歷歷數之庶幾彰明較著一一可以自省吾安知不擴充其知恥之心而因有所用恥耶吾安知不有所用恥而因無所可恥耶過之改私之克將於是乎基之也是作也猶門之有楔作用恥楔

古泉叢話序

熙蓋嘗聞張宗子之論矣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癖與疵固若是其可貴耶非此之謂也問世有無癖者乎必應之曰至人矣有無疵者乎必又應之曰聖人矣然而世無至人聖人而常有無癖無疵者何也曰彼非無癖也彼非無疵也與人同癖者也自諱其癖者也夫癖至於同人疵至於自諱則有癖有疵者不猶愈於無癖無疵者耶熙日侍大人側大人日以遠者大者爲勗則茫乎若迷浩浩乎若無涯苟及於一名一物之細又躍躍焉惟恐其不盡此蓋才識庸近不能務遠大正熙之癖矣熙之疵矣古泉其一也夫不能無

癖不能無疵則已耳而更幸其癖更幸其疵不幾乎謬哉
雖然熙方以世之無癖者爲疵方以世之無癖而遂至無
疵者爲疵而何疵乎古泉癖而何諱乎古泉癖之疵使癖
古泉而外無復有疵矣熙不且幾幾乎自幸乎哉於是所
癖久所積漸多所聞見亦漸廣軼事緒論往來於中暇且
裒而書之爲叢話三卷人海中有與同志者可所可而否
所否焉熙之癖或且日益深而熙之書庶幾其無疵也夫

謝穀堂算學三種序

謝穀堂算學三種孝廉謝家禾著曰衍元要義曰弧田問率曰直積回求凡三卷穀堂死其友人戴熙於破簾中搜得之寫而授諸梓校讎者熙弟煦也雕既竣爲志其端曰籌人之書益久而益深者也其傳也益深而益難久禮之文樂之書射御之法簡諒之用作者聖也述者明也相襲也卒不相掩獨數不然前人所不能者後人所不屑道後人所道者又後人所不屑能故其著書必著前人之不及著其後之著者又將著前人之不及著如是積歲積人積人積智欲不益久而益深不得也顧其益深而傳益難久何也予觀算學自隸首以來詳於周官述於漢晉盛於唐而

精於元然而周髀之所傳張蒼之所述徐岳劉徽夏侯陽
甄鸞王孝通秦九韶李冶之所著今尚有存者至祖頤序
朱世傑四元玉鑑稱蔣周之益古李文一之照膽石信道
之鈴經劉汝諧之如積釋瑣元裕之如積釋瑣細草李德
載之兩儀羣英集臻劉大鑑之乾坤括囊大都皆宋以後
人而泯沒殆盡攻數學者或至不能舉其名此其故蓋有
二其一讀其書不通其說而難之其一讀其書通其說而
易之難之者加訾議易之者又不爲發明此算學之所以
益深而傳益難久也余既知算學益久益深又見算學之
書益深傳益難久是以並予世有能發明絕學者予嘗欲
編輯其書而盛傳之穀堂與予兄弟爲同學同癖於數子

淺嘗而棄焉穀堂與予弟則孳孳不已其於中西術法殆
無所不通曉既而兩人將爲小品叢書未竟功而穀堂中
道天故所成止三卷其一析通分加減定方程正負以標
舉立元大要故曰衍元要義其二以劉徽祖冲之之率求
弧田求其密於古率者故曰弧田間率其三則以直積與
勾股弦和較轉輾相求故曰直積回求大旨皆出於四元
玉鑑而實能發明前人不傳之術嗚呼可謂深矣世之讀
是書者不通其說而難之乎抑通其說而易之乎不可知
也若夫編輯而盛傳之則固予之素志也

釋達宣詩序

詩有真有僞自三百篇來代有數家宣之口筆之書傳之
千萬年不敝者皆真詩其傳也不期傳而傳其作也不得
已而作非有所爲而爲也余觀近世之爲詩者或不然始
慕古人之名卓絕己之上日求以似古人者孳孳焉恐不
如古人而爲所掩若是者與古人爭而爲詩繼見當時才
人學士各出技相角又汲汲焉恐其不如而爲所勝若是
者與當時人爭而爲詩卒復恐後人莫知我長且訾我短
於是益謀所以炫其長藏其短者無所不至焉若是者與
後人爭而爲詩所爭者日益力所爲者日益工其所謂詩
者益僞余欲世之真詩不可得得詩僧青雨青雨朱姓達

宣名海昌人習浮圖術往來省會與賢士大夫騷人墨客
游土木形骸落落莫莫其爲詩澹而深悠然而意遠可謂
工矣顧余獨謂其詩爲真何也蓋四方爭功名爭富貴爭
聰明才辯無所不爭卽無所不工無所不工卽無所不僞
詩持其緒餘耳青雨少受釋氏戒且將舉斯世爭功名富
貴聰明才辯之心一一捐之豈其於詩尚有爭耶不爭可
不爲詩而青雨爲之則其胸中要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
爲而爲也夫發其胸中之不能已而非有所爲而爲者之
謂真余不能爲真詩又不樂僞詩今得青雨詩乃欣然誦
之青雨能擴其胸中所不能已者爲之不厭則人以有所
爭而工青雨必以無所爭而益工余又恐古人當時後世

不能與青雨爭功也雖欲其詩之不傳又烏可得耶

江虛谷制義序

文各一體體各一妙不能兼也讀陸士衡文賦知詩賦之體求諸碑誄則謬讀韓昌黎近學解知謹嚴之妙繩彼浮誇則迂惟時文代聖人立言其體至大不執一體故備衆體其妙至微不名一妙故超衆妙柳州所云本之書本之詩本之禮本之春秋參之穀梁參之孟荀參之莊老參之國語離騷太史者惟時文始克當之然今之悞錯握槩者或愛古薄今或喜新厭故或任情而動或積習相沿大都學得性近不能無偏未有不物於物因物付物如吾虛谷先生者也先生之文蓋屢變其體每變益妙某於坊刻傳鈔揣摩誦習者有年偶一開卷如蠟屐登山刺船入水目

按不逮而心賞無窮也無體不備無妙不臻先生之於時
文可不謂全乎謂予不信請讀東遊草

張茶農悔昨集序

余學詩及畫數年無所獲乃好觀世之工詩畫者數睹
茶農畫於京師見輒曰此詩人之筆然故不知茶農能詩
也既而見茶農於嶺南始自恨知茶農不盡又自喜知茶
農畫爲不誣茶農果何所學而能是耶方余學詩畫時嘗
言詩畫之原出於造物世知師造物不知不善師者之不
如不師也陽開陰閔春溫秋肅高朗幽深可怡可愕者造
物之詩也善畫者則師以爲畫藏無形於有形乃沈酣而
振邁高山巨川長林豐草恢宏怪變可欣可悼者造物之
畫也善詩者則師以爲詩化有形爲無形乃蒼渾而雄奇
甘觀茶農之畫超物象以取態今見茶農之詩隨境遇以

構思茶農得不謂之善師造物者耶余能言之不能爲之
茶農既能爲之安可無一言以序其詩而并論其畫茶農
果遯余余將出余所謂訪粵集者以就正茶農茶農僮能
定余之詩請畫茶農之詩以酬茶農茶農又不可無畫以
酬余之序其詩也

陳唐甫詩賦文稿序

惜乎唐甫年五十而以能文著也夫士懷鉛槧操丹黃孜孜焉學爲文詞者皆是也其能者蓋千百不得二三此二三或酬繁於富貴困頓於貧賤以墮其業不酬參於富貴困頓於貧賤而所學弗醇文弗軌於正雖卓然可傳弗貴也所學醇文軌於正然而藏不得其地傳不得其人不幸而泯滅者又不可勝數故卓然可傳而竟傳者不可謂非能文者之幸而吾何以獨惜唐甫唐甫蓋弋陽拔貢生吾因吳補之識之於粵鬚髮蒼然志氣邁往有不可一世之概出所刊詩賦文稿醇而肆正而奇非庸庸者旣乃與之處藹藹然與之語嶽嶽然與之倡酬累累然日出而不已

蓋其氣有過人者使唐甫早用於世天下事何不可爲不
得其所用而發爲空言豈唐甫志哉故唐甫文益工吾益
爲唐甫惜然吾覩唐甫困試院四十年無退憊志方將挾
其沈博壞異之才與東南少年角一日之勝吾知唐甫不
久登要路假尺寸柄出生平所志以禪世矣唐甫雖老當
養其氣以有待毋斤斤操文章自雄也異時唐甫得所成
就稿必盛傳世之讀是稿者見吾序謂唐甫詩賦文章卓
然可傳而竟傳如是尚爲其友所惜然則僅僅能文固不
足爲唐甫重也

習苦齋古文卷二

錢塘 戴熙 醇士

趙子鶴重訂類帖彙考序

真蹟題也摹刻文也集帖選而題跋評也前之人因源以
及流一其源百其流後之人因流以及源百其流一其源
將信流遂信源乎既百其流矣烏乎信將不信流遂不信
源乎既一其源矣烏乎不信請以衡文喻夫衡文先相題
題源也相題當則衡文當選當評亦當猶見真蹟一了百
了此古人也若今人既不見題并文與選不能盡見但見
古人之評此末流耳欲藉以窮源不亦遠乎雖然評見選
者也選見文者也文見題者也流乎源在是已以評爲可

信則取之以評爲不可盡信則多方以取之此子鶴先生
重訂類帖彙考所由輯歟熙鳳有此癖以無力不能徧觀
而盡識并所謂評者亦十不得二三焉今獲觀是書不啻
先得我心也時值考校雷祖先生見示試院故卽老校之
說以發明著書之旨而爲之序時道光二十五年八月戴
熙序

寶硯堂硯辨序

余曩者有辨硯癖余之癖蓋不癖硯而癖辨世之可白可黑可宮可商可薰可猶可飴可茶可賢可否者必求其所自出察其所由歸真知灼見於余之胸勤勤焉懇懇焉出所得而辨諸人務使賢者不沈埋於庸俗之手不賢者得駕乎其上余然後心始快此真余之癖也而偶寓於硯然而余之於硯也求不當察不精出所得而辨諸人人不余信同輩見硯之勝余者就正之又率高自位置浩博無涯涘與以硯輒嫚罵目或不正硯大都少見者其說固多見者其詞游余覺其中之無有也故十餘年來人不余信余不自信而亦不信人去年秋奉

命視粵學獲見吳孝廉蒔修所輯端溪硯史列諸說而按以目驗日習誦之究其端緒始知向之喋喋者曾百不得其一二也孝廉所採諸說以何石卿傳瑤寶硯堂硯辨爲最多而說亦最精石卿余不知何許人訪孝廉已物故方恨其書之無可證今年秋試錄遺有庶名而入者石卿也余則大喜俟其投卷出七硯問之石卿優三硯劣四硯侃侃謂誤謬無所依違退而出其書與其言合石卿之於硯可以可信石卿蓋信人也余見石卿不獨喜石卿之能辨硯又自喜能辨石卿之爲人且余固癖辨者苟持其辨硯之術爲辨人之術則他日因辨所不必辨遂能辨其所必辨

焉不可爲非石卿啓之

訪粵集自序

予學詩久矣自以無所獲不敢問世故世罕知予學詩者
今年秋香石黃君培芳南山張君維屏香鐵黃君劍磬石
黃君玉階約游白雲山憇雲泉館相與賦詩倡和四君皆
粵中詩人乃不棄予豈予亦詩人者流耶亟命房吏鈔予
所謂訪粵集者就正焉香石磬石皆加之評南山評而序
之香鐵評而題詞焉豈予果詩人者流而予不自知耶豈
諸君子之知予更深於予之自知耶何見愛之甚也香鐵
愛予詩尤甚數來索副本遂錄一本留於讀白華草堂而
去二三知己他日儻猶憶予予新詩將絡繹而至焉訪粵
集尚知予詩不盡也

說文檢字序

許氏說文解字序口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其建首一字曰
凡某之屬皆从某蓋形立而義自明也學者狃於隸體失
字本形歧於詁訓失字本義往往舉一字莫能指所屬或
字在此部檢彼部曰無之反咎許氏部居之雜廁可憫也
予竊說文摘其字之易誤部居者錄出之積一冊曰說文
檢字

房師魏笛生先生七十壽序

熙隸門下纔十年爾諸門生隸門下者熙爲晚今年冬屆
吾師七十壽辰諸門生官京秩者將寄一言介壽以屬熙
謝不敏再三逡述諸門生意遙祝而言曰立言之體常舉
其大不遺其小不遺其小而舍其大不如舉其大而略其
小之愈也世之鄉先生登上壽稱觴而進者類皆歷敘爵
秩之顯附會其事駢麗其詞以夸一時而榮一鄉矣彼詹
詹小言固不足陳大君子之前夫非謂大君子爵秩之顯
不足以夸一時榮一鄉也第可夸榮者不獨在是而爵秩
不足言蓋建樹之偉有度越尋常者吾師少時卽受知恩
雨堂侍郎暫爲學生旋登鄉會試榜由內閣中書舍人遷

宗人府主事再遷刑部主事擢員外晉郎中所在知名初
領刑曹決疑獄出老吏右上官倚重委總辦秋審充律例
館提調嘗一典廣東試三校禮闈典試廣東垂二十年熙
前年至廣東縉紳學士猶嘖嘖稱道衡鑒之精聞熙出門
下輒以能文見擬禮闈得人之盛三校三冠同列最後壬
辰榜得人最少溢額分撥他考官者猶七八人京察一等
出爲河間府知府調保定府知府尋分巡通州運河道所
隸任皆繁劇日以無事而百廢具舉大吏恃爲左右手爵
秩如是建樹如是洵足以夸而榮之矣大矣雖然熙猶以
爲此吾師之小者亦不足盡之請更言其大蓋師初入學
時即有二十九門頌海探源之輯通籍後遂著易貫六卷

禮因一卷駢雅訓纂十六卷文法一揆六卷廣腹天部四
卷三十五科同館詩賦解十四卷重校袁文箋補四卷又
帳中編略若干卷自秦漢六朝以來經史子集諸大部薈
萃貫串搜羅剔抉丹黃而甲乙者數十年於茲既去官益
加振聳節次竣功蓋著述之富又如此大哉此壽世之業
也師之信今而傳後者在是天之所以成就之者當亦在
是且夫壽世者大而壽其身者猶小聞吾師比歲居大江
北山水勝處與田舍翁烟波叟相往還然猶目不輟細書
手不輟細字孳孳矻矻惟日不足神明精力有壯盛所不
逮者熙以爲他日爲期爲頤旣信而有徵酌大斗祈黃耇
固已不乏其人不必爲吾師祝惟壽世之業自今以往當

更有日進無疆者是宜傳之永永年代而非世俗頌禱之詞所能稱也熙是以獨舉壽世一言爲祝而他皆略云

墨林今話序

聰於耳者長於聲聲爲詩明於目者長於形形爲書爲畫
三者本於耳目而耳目本於心有人焉心之所發足以安
其心則其餘之施於耳目而成聲與形者必清淳澹古爲
世寶重苟不求諸心而作聰明焉或遂流於濁惡雖精能
勿尚也蔣君子延詩書畫有聲大江南北者數十年道光
乙未識於湖濱恂恂若無能者及觀所著墨林今話則搜
羅極博體例一新畫傳也旁及詩書而要以詳其人生平
可師法者爲主實本末兼備之書惜乎未梓行而子延遽
歸道山也今其哲嗣仲離能傳家學守父書不失二田計
君慨然爲梓而行之子延之嘉惠後學仲離之克承先志

二田之不負死友皆求安其心而已非以自矜耳目之長也而吾因以知三君子之於聲必清淳於形必澹古世之清淳其聲澹古其形者必如磁石之於鍼琥珀之於芥嗟乎三君子之能權衡一世之聰明而振發其耳目者蓋本諸此也仲離以刊本貽且乞序鄙人於藝事不自信不敢置喙而特揭三君子所以成是書之心於端

法相寺志序

吾觀天地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卽付焉天下惟理不壞形必壞得氣之厚者形或不卽壞而亦終壞惟具足乎理者與天地同不壞何也形之爲道遞生而遞散氣之爲道彼散而此復顧其所付之理無二也理常具於人心人心不絕於天下則古來仁聖賢人具足乎理者亦常存於人心而不絕於天下其不壞也理不壞也非形氣也而亦有假形氣以不壞者要之悉極乎不壞之理性眞禪師之開道塲於法相寺可證已師陳姓閩人耳長七寸永明禪師稱爲定光佛應身爲吳越王所禮敬嘗請建法相寺生唐景福間卒後漢乾祐間宋崇甯間賜號崇慧眞身迄今千

餘年不壞凡旱潦疾疫禱輒應而祈嗣尤驗人心所繫歷
劫常存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且夫仁聖賢人不壞而文字
之託於仁聖賢人者亦不壞法相寺自宋迄今志乘闕如
寺僧軼三以清修之暇蒐輯舊聞網羅放失創寺志四卷
以序例圖攷爲卷首分山川建置法印法統檀越文翰六
門而以卒堵終焉蓋搜訪者二十年而略備嗚呼勤矣竊
聞前哲緒論史家志最難蓋志以載仁聖賢人不可壞之
理故志亦與仁聖賢人並立於天地而不壞韓子曰文以
載道歐陽子曰托於文字者無窮正謂此也固不與世之
出才智爲美觀蘊然而興漸焉以滅形氣存而理勿具者
等是書也誠不壞之業歟軼三可謂學崇慧而能體崇慧

之志也已

崇文課藝序

熙不文無識幼而弱長而鈍通籍而荒每荷衡文之

命輒心震懾而顏忸怩懼弗勝任也猶憶曩時閱卷盡數
卷則自省曰爾與若有嫌乎何遽嚴又數卷又自省曰若
與爾有私乎何遽寬自始事至誠事蓋觀人者常三觀已
者常七解組後中灑灑然謂此事遂廢已咸豐癸丑適崇
文書院山長胡比部琅圃先生捐館舍大中丞黃公壽臣
敦囑繼其後熙悚然不敢承者再四而弗容辭強顏就席
甲寅首課舉題曰吾斯之未能信曰過我殆有所寓意云
爾顧以吾浙人文之盛熙廁其間焉無過誠不能已無憾
或可爲也得卷卽廢百事點勘焉蓋不敢與曩時閱卷小

有異也今逾三年矣幸諸生相與安之既而章君次白盛
君墨莊兩監院以選刻課藝請熙又悚然不敢承則曰例
也且乞助貲乃發舊卷重讀得如干首工竣顏曰甲編乙
編紀年也惟是熙十餘年來新出時文未能一寓目不識
近時好尚若何唾棄若何故所選無矯無徇以意爲之而
已是刻出或謂爲塵羹土飯弗知也或謂爲新妝炫服亦
弗知而或爲之說曰是欲弗戾乎清真雅正之旨者則熙
益悚然不敢承

崇文書院敬脩堂小課序

經各有體易繫辭書載言詩歌咏春秋屬詞比事三禮舉
典要三傳條疏證爾雅解詁諸經不相襲也

國家以制藝設科鄉會後場學政考試旁及經解策論詩
賦

殿廷則兼用之蓋制藝述經具經體而微經解策論詩賦
擬經各得經之一體大要皆經之流故並重焉昌黎之言
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亮哉斯言乎世儒或偏重時藝呻
其佔畢嚴立課程鄙詩古文詞爲雜學往往謝弗能甚者
先聖遺經置高閣曰未暇及是直求其流忘其源以故高
才博學者不肯局時藝必肆力詩古文詞求根柢於六經

崇文書院自胡書農先生創小課後期望課制藝試帖外則雜出多題生童好從事者間爲之月一舉以爲常熙承乏後課日益富擬踵敬脩堂課鈔例刊行奈力不及乃積諸生潤餘先刊甲編公同好可續將續惟是高才博學者日出所蘊而熙固向所謂謝弗能未服及者也是惡能爲役雖然姑出所可者使相觀而善焉不猶愈夫假鄙棄以自文譎陋者乎顧區區之意非欲誇奇鬪靡分專攻時藝者之心也亦願因流窮源由詩古文辭以上窺經體而致其用則異日黼黻隆平潤色宏業猶餘事爾

其勉錄序

熙寧教崇文書院今五年矣日導諸生以角藝書院爲角
藝設耶抑不爲角藝設耶熙竊恥之因輯先賢教學者文
字數則刊贈諸生取其易易則易知取其簡簡則易從顧
熙不自勉而欲以勉人難已名之曰其勉錄

董孺人家傳

孺人氏董烏程望族明禮部尚書份十世孫女德清廩生調元孫女附監生肇鎮女祖母氏莊前母氏費母氏金孺人生而端慧讀書曉大義以善事祖母爲父母所愛年十二歸熙族兄宸宸湖州府學生有各孺人事舅姑和妯娌襄家政上下無間言宸以是得專致於學歸四年宸竟以力學致疾不起僅一女孺人欲以身殉舅姑勸止以從子銓嗣孺人撫孤周至以養以教入塾後晝就傅夜篝燈課讀歸甯輒攜歸課之比長補弟子員經明行脩篤於宗黨秉母教也嘗語銓曰濁富不如清貧人苟讀書明理卽困守一衿亦足自立又曰往來交際勿慕聲華勿趨勢利

銓鄉試再薦不售則曰遇合在人學問由己汝勉之孺人
於父母舅姑奉養含歛皆如禮持家儉約接物寬厚開女
塾十餘年女子從學者日衆初居油車橋後移雙林鎮置
田畝整門楣秩然具備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卒
春秋六十九子銓女適姚世功湖州府學生孫三傳淙傳
淦傳澄

倪烈婦傳

倪烈婦者姓王氏仁和人父通甫母湯年十七適倪德昌而寡翁姑謀改適倪曰婦去何以養請代兒養日治鍼膏夜研錫箔紙以甘旨翁姑翁姑安之一日翁感媒灼氏言思鬻婦恐婦不可私鬻之既成鬻約明日去翁猶逡巡不敢發漏四下婦操作已將息始發之婦曰意決耶曰決矣直幾何曰幾何則曰諾竟闔戶良久翁大喜翁故居戚乙巷巷瀕河明日媒灼氏將迎婦而河干謀觀溺女屍凡溺屍皆仰此獨俯觀者數百人翁至卽泣曰是吾家烈婦也烈婦益漏五下出門溺然達旦屍卽出水而俯又引髮蒙面繞頸數匝衣衽皆有線綴之衆以爲神死時年二十曰

有司請於

上旌其廬同里戴熙曰熙聞烈婦翁業星貨鋪他出必使婦視其鋪婦屏壁後從壁罅視卽有人亦壁後應雖比鄰罕有面者烈婦蓋養之有素故其赴義也若無事然未嘗纖毫出於憤激嗚呼倪德昌可謂有婦矣父執丁先生自爲啓屬同人發其潛德以示熙熙不文然聞烈婦事悉姑傳以告世之脩志業者

朱母王太宜人傳

太宜人姓王氏世居海昌郭溪父諱鼎

敕封文林郎江西上猶縣知縣母章氏

敕封孺人太宜人七歲喪父孺人命偕兄弟課誦能明大義二十三歸同里朱君諱有倬官石門訓導

貤贈奉直大夫旣歸執禮甚恭舅候補布政司理問

誥封中憲大夫諱世縝理問待下嚴獨稱新婦真舊家女善事我太宜人年三十六而訓導卒遺子女九人皆幼時理問七十餘矣太宜人上事下教以愼以勤自是宗族鄉鄰臧獲妾婢翕然稱之訓導元配陳生二女太宜人視若已出課三子讀尤嚴嘗曰無父之子一日失學則我一日

無以對先人於地下今長君芬就職中書猶攻舉子業次
君鈞補廩膳生始以通判謁選承母志也訓導嗜古力學
不治生產家貲爲人侵奪多不問卒後家益落太宜人持
以節儉二十餘年得復故業事理問及庶姑陳養生送死
大事咸中禮人多其能性好勤至老不倦常語子婦曰余
幼讀書喜誦孟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二語至今猶憶爾
輩當共勉之卒於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酉時春秋
五十又九臨歿神明不亂遺命兄第三人當同心以興吾
宗朱氏小宗未有祠宜先仿朱子禮設神龕廳事後治葬
有餘貲可助貧不得葬者以訓導弟廣西象州知州諱有
萊貴

賜封太宜人子三長芬貢生中書科中書行走次鈞廩貢
生廣東鹽大使改通判嗣象州後皆太宜人出三穗從九
品側室陸孺人出孫心蘭心恒芬出心惠鈞出心杰心華
穗出

論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幽而威可載賢豪之士
蓋必有所自而彰哉予乙未歲始獲交於朱氏昆季明年
過其廬見其兄弟皆敦厚誠懇愛賢若渴雖以余之謫陋
猶引爲知己又好古多聞工書嫻畫聚金石圖書爲世傾
重者以百數誠天才卓犖能自樹立然余頗疑有所稟承
而然也今讀宜人行略益信朱氏昆季之知名當世者果
有所自而彰也惜余無文不能揚厲徽音而皇家乘姑條

其梗概以俟世之能文者

紫峴先生傳

紫峴先生張九鉞字度西湖南湘潭人高祖次朗當明季流寇起築朝王城練鄉兵守之尋抗張獻忠不克死曾祖薰宦以武昌參將從明督師何騰蛟於長沙招降李自成餘黨劉體仁等敗獻忠衡永界積勲至都督同知軍事武岡總兵督師殉節公屍瘞湘潭守十七年卒歸其嗣祖文炳文登令著鄰嶽堂詩集二十卷父垣河西令河西公禱嗣南嶽誕先生先生神於童七歲能詩文九歲通經史十三歲從兄北遊登采石磯謫仙樓賦長歌豪宕奇逸人莫測之大江南北老師宿儒名公鉅卿得先生手製輒咋舌稱天才莫能瑕疵獨考官自十二歲入縣學至四十三僅

拔貢成均考取教習中順天鄉試副榜及舉人登會試明
通榜終以官學教習出令縣先生又循於吏攝江西南豐
值歲歉請糶故事大縣倉十糶三先生五大吏以爲病先
生曰民與官孰重卒糶活萬餘人會邑耆亦購米至倉米
得不耗調南昌捐秩濬塘捍江隄斗門以十二利九便請
復宋豫章溝城內外賴以無水患毋憂去官復起歷廣東
保昌海陽保昌有竊民希大吏旨者先生繩以法同官咸
危先生自若也已而調海陽竟牽盜案落職官旣罷貧不
能自存橐筆游嵩洛偃輦間人爭致之歸主講席湘潭科
名粹盛先生遂名於師然而老矣卒年八十三葬楓林港
晚號紫峴故學者多稱焉先生以名家子負異稟而一過

科第再屈縣令得蓄其沈博瓌麗瑰奇岸異之才於詩古文爲乾隆朝一大宗同時挾鉛槧拾青紫或湮其姓名而先生著述久益顯亦奇於遇哉所著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十二卷依永集八卷詩餘一卷六如亭院本二卷歷代詩話四卷挾江志偃師志永甯志晉南隨筆俱彙行又山川攷略二卷南密筆記二卷得輒軒隨筆一卷逸詩三百餘今藏其從孫家棧爲陶園外集云

朱孝子傳

朱孝子名順休甯倫堂村人家窶生十餘歲父歿惟一母無以活同族某謂曰若愚不士弱不農閭不賈拙不工且慙不傭何以活欲活獨丐爾則曰諾初丐默默無所得或教以號呼孝子不肯教以頌語一有云云二有云云肯又善忘見人但一有字村人以爲笑呼孝子朱一有顧獨善養母月潭村去倫堂村二里鬻煎餅美飭直錢六孝子每晨起疾馳至月潭村丐得六錢卽市餅納懷中復疾馳至母出餅獻餅猶騰騰然焚其他類如此陳村有一婦患兒病不治日夜泣夢神告曰若母泣明日當有異人至若能以兒爲假子者卽不死惡起伺諸門無有有一丐婦略弗

省伺終日訖無一人過乃疑丐偵之曰孝子召來假其兒
爲子病良已始異之稍稍傳述遠近多有以子假孝子者
凡假孝子子皆長娶妻無一殤益異之先後假子百數十
家孝子歲時餽諸假子倍其直酬孝子漸饒然丐
如故益垢穢不可近久之母死諸假子醵錢往賻至則喪
具畢備自歛至於葬塋富人益大異之於是村人皆以爲
孝子富而孝子葬母後無餘財還復丐竟以丐終卒年六
十餘諸假子葬孝子如其母朱孝廉燮月潭村人善予爲
言且屬傳朱亦孝子假子也

長豐山居圖記

朱彥甫熙己卯同年友也其先人紫澗先生休甯長豐人數來杭耽西湖分其家家焉彥甫既隸籍於杭又舉於鄉遂去長豐葬先人湖上顧念長豐故鄉也曰先人敝廬在焉已爲山居詩又乞圖於熙熙非畫人未覩長豐山水徒以意構知必無當雖然是圖也熙不敢辭蓋熙亦休人也世居上溪口鍾隆鄉八世祖中含公諱一美崇禎間任杭州指揮經歷甲申後樓居終身子孫遂留杭今二百年矣熙交天下士遇休人益親厚喜問其里居風俗官於都舍休卽者三載以熙固休人也彥甫去休益近其思而圖之也宜哉彥甫之意在先人餘澤不在山水使在山水熙未

觀長豐之勝度未有過西湖者且其先人既取此而舍彼
矣彥甫顧戀戀耶然則彥甫之圖之也亦猶熙之好與休
人親也是圖也熙不敢辭抑熙聞彥甫之兄猶居長豐蕃
其子孫彥甫居西湖思長豐熙知居長豐者又必思西湖
也況彥甫方繼其兄之孫爲己孫熙知其後世日以滋大
又必有分以歸長豐思彥甫之餘澤形歌詠而成繪畫者
獨不知熙與熙之子孫尚能歸鍾隆求吾先祖之故否也
熙豈不足傳彥甫其藏之以示後人使知余兩人以詩畫
相酬意故有在也

游雲居山記

丙申春偕客行城南里許愛坡上新綠取徑依樹根以入
幽杳晦冥積翠成雨良久豁然望天末江光霞起閃閃動
搖迴視沈碧中一池西湖也逶迤入雲居寺古佛依壞壁
以居入內堂小憩久之客來益夥董公者年八十餘氣獨
銳導客東西行瓦爍中索中峰師淨土詩僧曰仆叢菁
中不可觀盍觀芝桂堂則導入堂堂蓋數百年屋世有聞
僧守之雲巢者最奇并壁間徧餉雍乾間名筆勸之裝僧
曰先師遺言藏則蠹懸則攫不如徇屋屋存存屋亡亡客
不能難堂前後故有趺翠水明樓皆圯遂入祇園寺寺無
長物惟鉅竹數百挺興未已更入寶奎寺緣峭壁而下董

先之客不能從又不能棄躡者呼挹者笑旣至觀階下石
壁皆下俯奇樹緣之龍象其勢鼎彝其色寺爲宋相喬行
簡捨宅相亦癖山林哉

御書見滄石刻在石壁上不能觀但愁其所謂見滄山房
者山房殊闇或曰面壁或曰承樹或曰暮也乃出尋人烟
而北望蒼靄中鬱鬱葱葱者愛之約客續游客曰此楓嶺
也嚮游雲居從此徑入遂辭客歸翦燈記之

後游雲居山記

彥甫游雲居訪得淨土詩碑命工樹殿北牖下集客落成
熙至告彥甫曰碑在榛莽中故自今今入殿殿圯行斷矣
子旣樹碑當愛碑以德盍益新殿碑以護碑彥甫頷之已
相與飯芝桂堂觀麻鞋與所藏名蹟有中峰書贊一冊似
李北海相傳是趙榮祿筆可信聞寺後超然臺者圯焉而
可登乃盤旋樹罅中久之出樹頂時值新夏積翠迷漫江
湖諸山爭來睨人若人隔水不能渡排擠雜還汗淋漓喘
烈日下或出雲氣自覆城中外數百家浮空而去團烟結
靄與山氣相薄登望者多不忍去然而臺也頗乏人迹
翊日更雜記之爲雲居勝事同游者八十董公周雲岩許

習齋夏松如馬玉岑高小垞并彥甫暨熙而八

題後記

余之記游雲居也特戲耳彥甫錄而寄聞爲光澤高先生所觀高先生者古文家旣矜許又摘數字以爲不樸不靠不裕彥甫又以示予始正襟危坐誦余所爲古文誦已乃自忖曰予於古文概乎未窺藩籬高所評當否未可知余於行蓋有不樸不靠不裕之病高見諸文余見諸行欲進於文先進於行顧文磨而去之已耳行則日月至焉求其一樸百樸一靠百靠一裕百裕難哉惜乎去高遠不能負笈從也今仲甫又來索稿索且急遂錄削本就正仲甫豈劉君仇其人邪奈文不稱也使仲甫瑕疵焉又有出高上者則游戲可進於道

習苦齋古文卷之二終